

花雨 迹



却上心头

漱玉词之五雪

内容简介

爱是一门很难懂的学问，
陷在里头时，宛如迷梦一场，
若是不小心，在走出时便会遍体鳞伤，
她不是不在乎，而是不懂如何才叫在乎选
可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难解滋味呢芽
情深怕她难懂，情浅怕留她不住，
他早已不再执着能得到多少，
只因生命中有她选

一校意见：	二校意见：
打分：	打分：
政治：	政治：
色情：	色情：
处理：	处理：
签名：	签名：

封面小语

是他变了，还是她变了芽
为何她感到一种异样正鼓动着她心中的柔情选

封面构思

古代美女 漠烈的气质雪

1

南岳衡山飞雾弥漫,暮色自雾里薄光中悄悄渐侵,将笼罩着山林草木的浓云和远山上的山岚,淬染成一片金黄灿目,映在云里,似霞,映在雾中,似彩。

拓拔飞鸟站在林梢间极目远望,远处南峰山脚下,缕缕炊烟顺着微凉的西风冉冉上腾,向晚时分,佛寺撞起了晚钟,钟声此起彼落地在山间纷纷响起,由风吹送而来的音律,带点清悠和寂寥,随着西风蔓延在空气里。

目光顺着夕阳在云海间的光影,只只晚归的飞鸟徘徊在天际准备回巢,在此寂静的时分,它们振翅展翔的拍翼声,都成了暮晚中的一种声音。

飞鸟闭上眼仔细聆听这山间的每一种声响,夕阳仿似不敢惊扰般的,不语地穿过林梢、走过叶片的纹理脉络,将晕淡朦胧的霞光洒落在她的面颊上,似在她细致的面容上扑了层霭色的琉璃粉妆。

衡山待久了,大大小小的佛寺庙院钟声听多了,她的生命也逐渐变得如此平滑宁静,犹如那圆润透散至云间的钟声,声声荡漾、缭绕于穹苍,但转瞬间又不留痕迹,日子一天天过下来,她的喜怒哀乐也如同钟声般,来时洪亮壮阔,在心中久久回荡不散,但去时又如烟消云散不复踪影。

但她的心,有时还是会因等待而漂泊,因一道浅浅的相思而不知归岸,因想一个人,而有时会在心湖里留下点点涟漪,因那不知名的闲愁,而有些不知所措。虽然相思易抚、闲愁易平,可是它们就像是一本合页的书册,每当风吹起时,又在她的心中掀开来,发出细碎的声韵,而后在她耳际久久不散。

晚风迎面,带来一阵凉意,飞鸟睁开眼,定定地凝视眼前翻滚的霞色云海一会,伸手取来搁在树梢上的药篮纵身跃下,足尖方及地时,草地上早来的晚露沾湿了绣鞋,她伸手欲去拍拭,一阵熟悉的香料味,缓缓穿过林间的草木传抵她的鼻梢。

她的眼眸动了动,知道了来者是谁,但仍没停下手边的动作,拍净了鞋上的露渍后,又转身在林木间寻找最后几味仍未寻齐的药材。

待在远处的南宫彻,倚在树边看着飞鸟在林间采药的一举一动,对她明知他已到来却没有反应的态度有些不满,但久未见面,在他胸臆间充斥的相思,又让他的唇角扬起一抹满足的笑,恋恋不舍地望着霞曦中的她。

因为贪看暮色而误了采药时辰的飞鸟,此刻可没有南宫彻躲在远处偷看的悠闲心情,她正忙碌地采捡可用来制药的药材。但即使不回头,她也知道,现在他脸上一定又摆着某种怪异的傻笑,一个人自得其乐地瞅着她瞧。

背对着他,她朝身后勾勾手指,“有空待在那偷看的话,还不如过来帮我摘些银杏叶。”

正看得出神并感觉心满意足的南宫彻,在听到她的呼唤后,立刻兴冲冲地拎起放在脚边的行囊,踏着愉快

的步伐踱至她的身边。

他快乐地挨在她的身旁，“两个月没回来，不先给我个热情的招呼？”

“好久不见。”飞鸟回眸淡看他一眼，又转身扬手指着树梢高处，“我要那几叶。”

真冷淡……

南宫彻的笑容有些僵在脸上，即使已经对她这种冷冷的性子很熟悉了，可是与她久别了数月，他还是很期望她能用别种方式来欢迎他，即使是一个笑容也好，其实，他是很容易满足的……

盯着她采药时专注的眼眸，南宫彻又不知不觉地在心底纵容起她的淡然和无视，想亲近她的念头，又再一次地将他的失落冲散不留痕迹。

照着她的指示，他在采下那几片她要的叶子后，又热情洋溢地绕在她的身边，摆着一张关怀的笑脸。

“我不在衡山的这段期间，你有没有乖乖吃饭？”有两个月的时间没回来，不知道不擅厨艺的她到底有没有听他的话，在把他留给她的干粮吃完后，试着动手做饭给自己吃。

“有。”飞鸟把他的笑脸推远了一点，好能弯腰捡拾地上掉落的树果，对这个有牛皮糖性子的男人，早就免疫和没感觉。

他愈听愈怀疑，“有？”平常做饭给她吃时，她都爱吃不吃的，而他一不在，她却会按时吃饭，她怎么可能那么乖？

“六木伯伯每日都定时送饭来给我。”她把捡拾好的树果堆放在他的两手上，又翻开草丛去找寻其它的药

材。

“六木？”南宫彻有些不是滋味，蹲在她的身边酸溜溜地问：“他的手艺有我好吗？”

她轻耸香肩，“没什么差别。”只要能吃就行，她不挑食的。

他不平衡地低叫：“没差别？”什么没差别？每道他端至她面前的菜，可都是他精心细制的，她居然把他和只会蒸馒头的六木拿来相提并论。

“吃起来味道都一样。”飞鸟没把他的抗议听进耳里，一双素白的小手飞快地在草丛里摘捡着。

“不一样。”自尊心受创的南宫彻，正色地抬起她的小脸，“六木做的菜里可有我做的菜所包含的爱心和关心？”

她没好气地轻叹，“爱心和关心是没有味道的。”

“老实说，你真的不想念我做的菜？”为她做饭那么多年了，他还是很希望自己能在她的心中占有一席之地。

飞鸟的明眸轻轻流转，认真的眼神滑上他的脸庞，无声地望着他。

自她的眼眸里，已经存在他生命中多年的灰心和丧气感，又一次地覆上南宫彻的心头。

他明白，飞鸟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在她的眼中，人、事、物，都是相同的个体，只有她用来制药的药材才是真正的生命体，也是她惟一在乎的东西。

她的一双莲足，只为那些等待着她去摘采的药材而前行；她那水漾的明眸，只为丹炉里的炉火而等待停伫；她的纤纤小手，只为去研磨捣制或是搓成丸泥的药而

动她的心思,时时刻刻都只在她的医书上打转。而他,在她的心底,甚至远远不及一株药草来得重要。

无论他再怎么向她下功夫,无论他再如何深情款款、怜惜关心,他的绵绵情意,始终无法传抵她的心房,只因她有一座他身在其中,却怎么也碰不着的天地;那片天地,是离他这么的近,却也把他隔离得那么遥远,让他再怎么像团热火,也无法融化她那如冰的芳心。

有时,他会希望,他若能化为一株上等的药材就好了,这样,至少能够博得她一眼,换来她一笑,获得她片刻的全心全意。

虽然,心,有时会有点痛……

飞鸟沉敛着气息,静静地看着他百般错杂的眼眸,她微启朱唇,但又犹豫地合上,不知该不该向他说实话。

他拍拍她的芳颊,“算了,你还是别说实话。”要是又让她说实话,她那个直得不会拐弯的肠子,一定又会让他的自尊心坑坑洞洞。

她挪开他碰触的大掌,起身将采来的药叶装放至药篮里,正想收拾好采药的工具打道回府时,抬起螭首,一只造形娇巧浑圆的瓷瓶已递至她的面前。

“给你的。”重新振作起来的南宫彻,不容她拒绝地将瓷瓶塞进她的手里。

“这是什么?”她握着滑润的瓶身,偏首凝睇着他。

“枫露糖蜜。”南宫彻满面笑意地靠在她身旁为她解说,“药都是苦的,你常以身试药,一定吃尽了苦头,所以我特地上恒山叫北堂傲帮我找来这个好让你甜甜嘴,我不想让你吃太多苦。”

飞鸟一言不发地看着手中的瓷瓶,杏眸里的眸光逐

渐变得黯淡，隐隐地颤抖，趁她不防时又悄悄溜出，让她一双手止不住地颤动，但更快的，她又将它压抑下来，不让他发现。

“还有这个。”见她没有拒绝，便认为她是乐于接受的，南宫彻又兴高采烈地自行囊里翻出一只布包拿到她的面前。

她以指轻揭开布包一隅，布包里软嫩多彩的各式衣衫，在夕照下显得格外耀眼美丽。

“我不缺衣裳。”她微蹙着黛眉，将布包推回给他。

他不这么认为。“你是个姑娘家，当然缺衣裳。”哪个女人不爱美？他要让她随时随地都有机会为自己打扮。

飞鸟一手紧拧着眉心，“你上次为我订制的衣裳我都还没全部穿过一回。”就算她每日穿一套，一整个夏季都过去了，她还是没办法穿完他买来的那些衣裳，为了处理那些衣裳，她够头痛了。

“那些都是夏衫。”南宫彻不同意地摇首，“已经立秋了，很快就会秋凉，你若是不多加几件衣裳会着凉。”

“我……”

“来，看看喜不喜欢。”她还来不及婉拒，他又热心地把布包放下，一件件地拿出来展示给她看。

望着他那快乐的神情，飞鸟只好把所有的话都咽回肚里，改而轻轻吐出千篇一律的谢辞。

“谢谢……”

南宫彻的双手霎时停顿了下来。

他想听的并不是这个，虽然，他知道她不是个喜欢胭脂艳艳的姑娘，只像只来去自由不在乎本身的飞翔雀

鸟,但他就是想要让她多添点光彩,为不懂得照顾自己的她多添点美丽娇媚,好让她多爱她自己一些。

在食衣住行上,无论是什么,他都尽他所能的给她最好最舒适的东西,但对于他的善意,她却总是连眉头也不皱一下,更不会欢心雀跃,她只会摆着无动于衷的表情,淡淡地向他道谢。

她知不知道,他从来就不要她的谢意?

“除了道谢外,你没有别的话要说?”抱着一丝丝的期望,他仔细地盯着她的眼眸问。

“要说什么?”她问得很老实。

他干脆直接给她一些他想听到的答案,“例如说你很感动,或是你很高兴,再不然你也可以对我笑一个。”

“我很感动,我很高兴。”飞鸟照他的希望流利地说完,并附上一朵微笑,“这样可以吗?”

就连笑容,也没有温度……

如果可以的话,他真想为她的笑容加点甜蜜、加点温度,而不是这种制式的笑意,这种被人强迫时她就会摆出的空洞微笑。

南宫彻叹了口气,“你真的很会让男人感到灰心。”

“我早就告诉过你别去花心思来讨好我。”飞鸟略过他脸上失意的表情,拿过他手上的衣裳,帮他把它们全都放回布包里。

“这个能不能讨好你?”他不死心地再拿出一株会让她动心的药材在她的面前摇晃。

“摘星参?”飞鸟两手紧握住那株不易采到的人参,一改前态的,双眼都灿亮了起来。“你去了华山?”

“我特地去向西门烈拿的。”南宫彻漫不经心地应

着 ,眼眸紧紧锁住她的脸庞 ,捺着性子等待着。

浅若似无的微笑 ,不自觉地浮现在她的面容上 ,“我缺这一味药缺很久了……”

终于 ,终于看到了那让他想念了两个月的笑容。

南宫彻像只心满意足的猫儿 ,眼眸再三地停留在她的芳容上 ,一再地回味着那令他魂牵梦萦的微笑 ,细细品尝着她欢欣的模样。菱似的唇瓣一如他所愿 ,微微上扬的炫人弧度 ,那种淡然的美 ,是他可以收藏在心底好一阵子的快乐。

“天快黑了 ,先回去吧。”他不舍地打破宁静 ,挽着她的玉臂催促 ,“我这次出门还上了泰山去跟东方朔的大厨要了本食谱 ,回去后我就为你下厨 ,做顿保证会让你赞不绝口的大餐。”

“嗯。”眼中只有手里那株人参的飞鸟无意识地点着头。

在南宫彻挽着她走没几步后 ,有些回过神来的飞鸟 ,才发觉自己忘了拿那花费她一天辛劳的药篮 ,想转身回去拿时 ,有所准备的南宫彻却将她的螭首缓缓转过来 ,一手指着挂在他手上的东西 ,说明他早就趁她发呆的那个片刻帮她把药锄和药篮都收拾好了。

她看了一眼 ,不语地任他拉着继续往前走 ,悠悠的思绪 ,又一径地沉醉在手中的药材里。

南宫彻边走边凑在她的身边问 :“觉不觉得我很体贴?”

“很体贴。”她心不在焉地应着。

“我离家这么久 ,有没有很想念我?”尝到了点甜头 ,舍不得放弃的南宫彻更是乘胜追击。

“很想念。”他想听什么都好，她现在要好好想想回去后她要怎么处理手中的这株药材。

他开心得连双眼都带着笑意，“你是不是很期待我能早日回来陪你？”一株摘星参就能够换来这些甜言蜜语，也许他往后该多去和西门烈抢几株来讨佳人欢心。

“很期待。”她有一搭没一搭地附和。

“那你有没有……”他的话还没说完，飞鸟的小手已不耐烦地将他那张唠叨的大嘴给掩上。

“你知不知道你很吵？”飞鸟两眼无神地望着他，对他愈来愈烦人的个性有些不敢领教。

“是很吵……”他在她的手心里咕咕啾啾，但他反省过后，下个片刻，他又拉下她的小手继续缠着她，“今晚你想吃些什么？我去东岳泰山学了好几道新菜色，你要不要先尝尝看？”

飞鸟无语地盯着他雀跃的眼瞳半天，最后一手无奈地抚着额际轻叹。

“受不了你……”

在南宫彻宅子里特大号的厨房内，十来具的大灶正齐生起柴火，飘摇不定的蒸腾白烟，弥漫着各色菜香，勾人心神且令人垂涎三尺的诱人香味，伴随着阵阵烟缕，将一室的空气熏香得诱人无比。

做菜已有十年经验的南宫彻，此刻正一手执刀，利落地将各种食材切妥后，动作一气呵成地将它们送入大锅内快炒一番，而后盖上锅盖，微笑地聆听自锅内传来噼里啪啦的热闹声响。接下来他再快速地移动脚步，分别照料在炉上炖煮的汤品和蒸笼里的小巧点心。

“细火慢煲……”他在灶前半弯着身子，对数个灶口

左右开弓地减薪或是加柴。

“文火微炖，大火快蒸……”

在照料好火候后，他又抽起放在颈后的食谱书册，仔细地研究上头的做法学习新式菜色。

他一手拿着食谱边念边做，“加上进贡的贡盐，再掺点天竺的香料黍葵缓慢搅拌，还有岐山的异花椒……”

一个大男人站在厨房里忙碌的光景，或许在他人眼中看来十分不可思议，更或许会有人认为，以南宫彻这名光以一套追日剑法，而名声在衡山响叮当的一代剑派宗师，又以毒功毒遍南岳一带而有毒仙美名的他，根本就不可能这般耗时耗力地屈居于这烟气蒸热的厨房里烧饭做菜。

在衡山一带，凡听闻过他下厨做菜事迹的人，莫不是歪着脑袋、纠结着眉心，猜测这个大名鼎鼎的南岳盟主，是否是按捺着满腹的不满勉强走进厨房，或者他是被人逮着了什么把柄而被迫下厨，不然堂堂一名系出名门又教养上流的贵公子，怎么把为人烧饭做菜当成此生最伟大的工作，并做得无怨也无尤？

不，实际上，他做得一点也不勉强，也不是被强迫的，相反的，“君子远庖厨”这五字，从来就不曾存在南宫彻的脑海里，对于下厨的这一事，他不但是做得很自愿，而且还相当乐在其中。

说来说去，他会有这项做菜本领，并日复一日甘心下厨的原因，全是他隔壁有个他舍不得她进厨房的芳邻，为了让那名芳邻的一双小手洁白无垢，不沾染一丝烟火柴灰，他可以放下他那柄名扬五岳的长剑，放下他高贵的名声，任外界对他批评揣测猜想，但只要能让芳

邻坐在他的面前，细嚼慢咽地吃下他所做的每一道菜，要他再怎么辛苦，他都觉得值得。

“大、功、告、成。”南宫彻挥去一头大汗，两手叉着腰，满意地看着已装盘完毕，整齐地摆在桌上的各种美味菜肴。

正午的日光炽烈地映照在窗外的湖面上，一波波反射的波光，飞闪过他的眼帘，提醒了他不能再继续对自己的手艺赞叹下去。

“糟了，这么晚了。”没想到新式的菜色这么耗时费工，再不快点送去的话，飞鸟可要饿坏了。

南宫彻飞快地将所有的菜肴装进有十层高度的特制餐篮里，一手提起餐篮，一手蓄满内劲，以沉重锐利的掌风掩熄每具灶内的柴火，争取时间地揭开窗扇，跃出窗外准备为心上人送午饭。

两脚方踏上窗外的长廊，正打算以轻功跃过湖面的南宫彻即被一群吼声一致的不速之客给拦下。

“南宫彻，交出解药来！”

他回头看了那些擅闯他地盘的人们一眼，一双剑眉不悦地往眉心靠紧。

“闪边。”他伸手指向湖岸外的门牌，“识字就快滚。”都已经在门牌上写得很清楚了，还敢进来妨碍他的送饭大事。

丝毫没有把门牌上警句放在心底的吴家兄弟们，非但不让出路来，反而还动作一致地将刀锋指向这个数日前对他们下毒的毒仙。

他冷冷地开口：“现在我没空陪你们玩，我忙着要送饭。”与这些拿着刀子的男人比起来，飞鸟那快饿着的肚

子比他们来得重要。

“送饭？”带头的吴一虎愣了愣，两眼怀疑地看向那具造形怪异的餐篮。

“他是要送饭给那个拓拔飞鸟。”吴二虎不屑地讥嘲，“谁不晓得咱们伟大的南岳盟主，费尽心思地苦追那个冷血女神医已有十年了。为了那个女人，他是可以连盟主的自尊也不要，天天窝在宅子里为女人洗手做羹汤。”

“废话够了没？”南宫彻愈听愈不耐烦，“我赶时间，让路。”

就在南宫彻才想绕过他们纵气飞越过湖面，好先把饭菜送给湖中另外一座小岛上的飞鸟时，数把长刀立即将他劈回原地，并逼他不得不在这忙碌的当头挪出时间，好好招待他们这群特地来找他的客人。

“堂堂男子汉，为个女人做饭？”吴一虎刀刀直劈他的面门，“南宫彻，你可真有志气。”

南宫彻一手小心护着餐篮，一手抄起腰间的佩剑格挡，心情恶劣地向他警告：“这盅汤我煲了两个时辰，我要在它还烫手时送到飞鸟手上，若是汤凉了菜冷了，当心我把你们全毒了去喂鱼。”

“把解药交出来！”吴一虎压根就不搭理他的警告，一心只想解开身上所中的奇毒。

“别挡路，我的芙蓉豆腐禁不起耽搁，它要凉了！”频频被挡路到后来，心急如锅上蚁的南宫彻运剑的速度也愈来愈快，火冒三丈地在心底计算着时间。

没料到 he 攻势会在转瞬间变得难以招架的众人，正齐心一致地上前围住他，打算合力留下他的脚步时，南

宫彻却忽然停止了动作，焦急地打开餐篮其中一格，以指探试里头菜肴的温度。当他再抬起头来时，已不复见方才脸上所有焦虑的神色，改而换来的却是难以抑止的滔天怒火，只因为……

菜，凉了。

他双目含冰地瞪向他们，“你们……”

被他一双眼瞪得全身凉飕飕的众人，还来不及反应，飞快放下餐篮的南宫彻，已扬着剑来到他们的前面，效法夸父追日的长剑，散发出太阳般的金羽流光，在击碎他们手中长刀和划破双腕时，如四散的流火星源。

“想要解药是不是？”南宫彻大掌紧捉住吴一虎的后颈，将藏在袖中的小药丸子硬塞进他的嘴里，“吞，都给我吞下去！”

“你……你让我吞了什么？”被塞得满脸涨红的吴一虎，在他恼怒地去找其他人塞药时，恐慌地抚着颈间问。

他冷睨一眼，“会让你变成鱼饲料的东西。”敢进他的湖来坏事，他们都不打听一下他已经把湖里的鱼儿们饿多久了吗？

“奇怪……”也被塞下药的吴二虎，骤感不对地以双手上上下下地抚着四肢。

“烫！”对自己又中毒知道得太晚的吴一虎，燥热难安地自地上跳起，“我的身体好烫！”

南宫彻很好心地向他们建议，“觉得烫就下水清凉一下啊。”

扑通扑通数声，一个个来访的客人们，在南宫彻的建议下，转眼间全都跳下水以解身上毒性所带来的热意。

“忘了告诉你们。”他蹲在岸边坏坏地朝他们咧着笑，“我养的鱼儿们可都是很凶的。”

“哇啊！”

被湖心另一边热闹的人声吵得受不了的飞鸟，放下手中正在研磨的药钵，走至门边，打开门想一探究竟时，首先映入她眼帘的，即是南宫彻脸色铁青的脸庞。

“你有客人？”脸色这么臭，又有人不识字地去招惹他了？

“一群糟蹋我心血的家伙。”南宫彻踩着重重的步伐踱进她屋内，气闷地将餐篮摆在她桌上。

飞鸟动作轻缓地合上门扉，绕过一身戾气未消的他，伸手探向他带来的餐篮，想在抚平他满肚的怒火之前，先安抚一下她快饿扁的肚皮。

他迅捷地按住她的小手，“别吃。”

“为什么？”他一早就把自己关在厨房里特地做的菜，不吃岂不是太对不起他的辛劳？

“都凉了。”食物一旦凉了，也就走味了，这种东西他不能送到她的口中，他要让她尝的，是最好的美味，而不是这种已变成次级品的东西。

飞鸟轻轻挪开他的大掌，“不管是热是凉，都是要下腹的。”对于食物，她看得很开，不像他这位美食大师那般挑剔。

“味道会不好。”为了她不在乎的模样，在他心底暗燃已久的心火，又缓缓地燃烧了起来。

“没关系。”她没注意到他的异样，依旧是伸手去揭篮。

南宫彻猛力捉住她的手，将它紧紧按压在桌面上。

没关系、没关系，她对什么都没差别、没关系。

为什么她就不能对药材以外的东西在乎一点？她那直线思考的小脑袋里，可不可以有些差别比较？能不能试着多去了解一下他的用心？能不能不要把一切都视为没什么不同？

然而，他更想说的是，她可不可以，好好看他一眼？

这些年来，他多想能让她分一点心思给他，或者她能暂时放下她心爱的药材和医书，真正用心看看在她面前的这个男人，看他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为她做任何事，看他是用什么样的眼神来等待她的笑容，看他那些藏在心底不说出口的爱意。

他不求能够占据她的整颗芳心，也不想改变她什么，只要她能觉得自由自在，即使是无视于他的陪伴、他的存在也无妨；只要她能够在她的心房里挪出一隅，让他存在，让他进驻，哪怕只是一眼也好；只要她那双美丽的杏眸能够真正收留他一次，将他深深看进心底，这样就足够。

可是……

为什么爱一个人，会这么寂寞，那么折磨？此情，为何偏偏又无计可消除？

虽然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但要到何时，他才能够走至她的心底，不再是永远也到达不了她心梢的彼岸？

放任他沉默的飞鸟，文风不动地保持着姿势，紧咬着牙关不让手掌传来的疼痛逸出声。

回过神来的南宫彻放开大掌深吸了口气，以手抹了抹脸恢复一贯的神色，并从餐篮里的一格中取出一盘胡饼搁放在桌上。